

河东风物

渡口夕阳

茅津渡。黄河古渡口。

四十年前，和朋友站在渡口看夕阳。夕阳像一个巨大的、装满彩色颜料的滚筒，不停地把血红血红的色彩洒进黄河中。

满河的水，凝滞一样，金属一样，闪闪发光。

那时，意气风发，夕阳点燃不了我的感伤，触景生的是青春对于未来和美的无限憧憬之情。为赋新词，愁也轻飘飘的，如一片落叶在风中飘摇。

四十年之后，又来渡口，独自一人。思绪翻飞，如坝上轻柔的柳丝，不停地摇曳。

黄河的水，绿中带蓝，蓝中泛绿，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的颜色。水面上波光粼粼，暖阳恰到好处，不冷不热，给人一种既从容又惬意可好好感受的空间和距离。从前的河水，也是这么清澈的吧？不记得了。

在很多地方，与黄河不期而遇。它的雄浑，浑浊，像黄土地一样的黄色，像是它的本色。气势雄伟，波澜壮阔。自从去过黄河的源头以后，才知道黄河有如此细腻如此清澈的一面。太阳的微笑，像是我心中的自我嘲笑。岁月是起伏的，并不是安静地流淌着的。一声惊叹，一声尖叫，一阵眩晕，总是发生在黄河的清澈之处。

一河之隔，是河南的三门峡。从山西平陆这边看河南三门峡，和从河南三门峡那边看山西平陆的感觉是不同的。两边都看看，才算完满。人生难得有回望的机会，若非朋友的安排，恐怕很难旧地重游。人生之中的圆梦之旅、回望之旅，是最幸福的。你能看到自己曾经的足迹，也能看到风景的变化，更能看到岁月的流逝。

教体局的朋友说，从前这里很热闹，夏天的夜晚，人们在这里吃烤串喝啤酒。

人间烟火气，大抵如此吧。想象一下那烟，那香，那夜晚的微醉，如有三二朋友，知己，或者同事，一边畅谈，当是一件快事。一轮圆月照着，黄河在身边静静地流着。世俗的生活中，总有随处可见的诗意。

一张桌子，几个小凳，便占满了坝上的通道。最多，可容一人通过。我好奇而又担忧地想：“有人醉了，会不会掉进黄河水中？醉酒的人，看一河的月光，不过是自家的席梦思床而已！”

我笑笑，为自己幼稚的想法。太阳笑笑，笑我想得多了。

朋友说，最讨厌的是蚊子，烤串飘香的夜晚，蚊子会成群结队而来。那也是蚊子战斗队啊，烟火的滋味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严酷的考验。

沿着河坝，闲庭信步。只是烟火和热闹的往昔，荡然无存。渡口看夕阳的印象，在记忆中有迹可循。干净而又安静的坝上，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。朋友的话，袅袅娜娜，像是从天外传来，真像是遥远的传说。

无暇再看一次夕阳了，我们就此错过。从前的喜欢，现在的惧怕，错过倒是最大的宽慰。

拐过弯，一大团蚊子，密密麻麻，把我和朋友包围了。它们一路追，我们一路跑，且用手和帽子驱赶。我们狼狽地逃离。

说蚊子，蚊子到，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。也许，蚊子家族，是四十年前我见过的那一支吧？如是，它们的热情和亲密是一种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只是，我有点畏惧，如同我畏惧和夕阳重新相互凝视。

茅津渡口，游轮喇叭声声做着广告。不是旅游的季节，游人不见。这船，豪华，现代，又像是古诗词中的孤舟，寂寥而又倔强。混合的意象，倒像我此刻的心境。

夕阳如我，我如夕阳，见与不见有什么意义呢？

古盐道

我像一只大鸟，从山上飞驰而下。

山是中条山，路是千年的古盐道。

山下，是尽收眼底的古盐池。

诗人的想象，总是无限美好的。一落地，便是一份尴尬。诗与散文的区别，又何尝不是如此的？

上山的辛苦，我无法体会。缓慢艰难的跋涉，我无从体验。千年的古盐道，我是踉踉跄跄从山上往下而行的。上山，踩油门；下山，踩刹车。这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体验。

千年前以后，盐是什么？军火，管控物质，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。从运城到解州，浩浩荡荡，一望无际，那么一大片盐池，想象和常识，微笑不语。

八公里长的盐道，从运城盆地出发。上了山，便是平陆；跨过茅津渡的古渡口，便是河南的三门峡了；跨过黄河，就进入了中原的腹地。

走在狭窄的古盐道上，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大石头横起来，便是山壁，躺下，就是石路上宽宽窄窄的门槛。微小的石粒，是寂寞的陪伴，是陪伴的话语，马蹄，人的脚步，一路都在和小小的石粒亲密交谈。

朋友陪我，让我看看古盐道。我不以为意，只怀着一种旅游的心态。从小，我是上过山的，去过大山的深处。眼前的古盐道，不过是大山深处的一条普通的山路而已。

伯乐来过，在此相过马。伯乐听说这里有很多运盐的马，他来这里专程相马来了。我惊讶，我惊讶，神奇的传说很遥远，没想到，遥远的传说，落地在我的家乡，我的脚下。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这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，突然变得厚重起来，丰富起来。我对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大抵如此，因为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，也不是遥远而又不可企及的。它就在脚下，它从远古走来啊。

突然，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处微小的细节。朋友弯下腰说：瞧，这就是当年运盐马蹄踏出的蹄印。在巨大的石块之中，小小的凹痕，像是按照马蹄印浇铸出来的一样，呀，象形文字。它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，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认得，这是马蹄印。

吧嗒，吧嗒，马蹄敲击在巨石上的声音，如此尖锐，如此响亮，此刻，在我的耳畔回响，回荡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仿佛看见了驮着盐袋的马，负重前行的马，浑身汗津津的马，而这深深的蹄印，在坚硬的巨石上敲出的蹄印，凝结着多少的汗水和辛苦。

三月中旬，春日暖阳，以舒适和惬意的温度照耀着。有风吹过，不冷不热。从右侧望去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山上，尽是褐色的树木、灌木，以及枯黄的草。春天像个吝啬的小姑娘似的，还不肯把它的绿色涂抹在这大山之中。只

有杏花，这儿一团，那儿一片地开着，像大雪花在飞扬。寂寞的山，单调的山，荒芜的山，野性的山，因为杏花的绽放，突然拥有了灵性，水性，变得丰润起来了。这些杏树，全是野生的，它们所处的地势、位置，是它们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千年以前，那些运盐工是无暇欣赏的吧？

我一直在想一个幼稚而又可笑的问题，那运盐的牲口，也许是驴，也许是骡子吧？在乡下生活过劳作过的人都知道，马可不是最佳的选择。马容易受惊，一惊之下，就失控了。稳妥的是驴和骡子。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写成的。张果老倒骑毛驴，是仙；阿凡提骑毛驴，是幽默大师；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是诗人；骑马征战天下的，是元帅和将军。

也许，马是一种象征吧？就像拿破仑象征和代表了所有优秀的士兵一样。诗人断然不愿写“春风得意驴蹄疾”这样的诗句吧。

古锁阳关，当是今人所为。看着砖雕上的几个字，我摇摇头，淡淡一笑。不过，一种敬意油然而生。这个锁阳关，虽是征收关税或者监督把守的关卡，但确实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和作用。一面是山体，一面是深深的峡谷，万丈深渊也对，只是没那么险峻。一个人衣服口袋里装点盐，沿半山而行还是能躲过锁阳关的岗哨监督的，若是牵马牵驴牵骡子驮盐，那是万万躲不过去的。毕竟，万丈深渊没错，但山没那么陡峭。

古人的智慧，古人的勤劳，晋商的闻名，都写在这一条古盐道上。

我没有走完古盐道，是想给想象留下更多的空间。无论是神奇，还是美好。据说，山下古盐道，有可供两辆马车通行的空间，是从巨石上凿出来的。我不能理解，山上一辆马车通行都困难，山下凿那么宽的路意义何在？更何况如此陡峭的古盐道，在我看来，马车是根本无法通行的，只能一匹一匹马驮盐而行。一辆马车驮多少盐？一辆马车由几匹马拉？这不是贾岛在推敲文字的用法，所有的文字都需要生活的常识和经验来检验。

历史大约就像这条古盐道吧。曲曲弯弯，坎坎坷坷。我感动，充满敬意。有什么好注释，好讨论，好争论的呢？这是一条祖辈走过的路，献上我们的鲜花和掌声便好。

风口山

逶迤起伏的山，是中条山脉中的一座山。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风口山。风口山中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子，叫风口村。

这座山的名字，从前可没有什么诗情画意，倒是忧伤和烦恼的代名词。风是这座山的特产，风是这个村最大的财富。一年四季，风如夏日的蝉鸣，就那么没完没了地聒噪着，从历史的深处走来。

三月中旬，站在风口山上纵目远眺，山上高高低低的树，都是冷冷的表情。只有山坡上的杏花，开得热烈，豪放。树不摇，草不动，风在哪里呢？低头看看摆动的衣襟，抬头看看远处旋转的风车，就知道风在哪里，风是如何黏人了。它就像受了委屈已久的孩子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倾诉的对象，唠唠叨叨，缠缠绵绵，哀鸣不已。

村庄，大山，就以这个任性的孩子的名字命名了。本来是野性的，原生态的，孤独的，高傲的，倔强的，但一条古盐道蜿蜒而来，这山便厚重起来，丰富起来。隐约的马蹄声，鼻息声，脚步声，也许还有山歌声，马铃声，风愉快而又忙碌地承担起了传递的责任。

山上的树木，一定是风催绿的。山上的各种花朵，一定是风催开的。山上的各种果实，一定都是风吹落的。

山下，是千年的古盐池。这山也是千年的山了。那么远，又那么近的古盐池，想必在四季风景的变化中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吧。

俯瞰一下，觉得自己会变成一只小鸟，在风中飞翔。

一架一架的风车，在唱歌。从上往下看，从下往上看，这风车都像在移动，只不过一个是上山，一个是下山。吃力或轻松，根据凝视的角度和方位而定。但是，只要站在风车之下，便会大大地震撼。这庞然大物，像个巨人，而我变成了童话里的小矮人。我仰望它，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它俯视我，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巍峨耸立。巨大的、几十米长的风车叶片，像巨大的手掌，在抓握着风，一如儿时，在小溪中用手抓水一样。嗡嗡嗡嗡的轰鸣声，真像是大山发出的咳嗽声和呻吟声。

一片一片茂密的油松林，让山变得洋气起来。虽是人工培植，但沉默的山却不那么看，它觉得自己孕育出的儿女。没有油松林，夏天的风口山已经很凉爽了。有了油松林，更是凉上加凉，太阳再也无法无遮无拦地散步了，它像个淘气而又顽皮的孩子，只能从树木的缝隙中偷偷摸摸地穿行了。

很自然，这里也是避暑胜地，更是度假的好去处了。绿树掩映，红白相间的房子，很精致的风景，恍若置身于欧洲的小镇了。家乡人都是朴实的，也没有向我介绍，这里还是国家级的森林康养基地，他们以为我知道，责任在我，我应该知道。只是季节不对，若是夏天来就好了，它的美，惬意，舒适，诗情画意，都集中在炎热的夏天了。

很多年前来过，印象中很荒芜，而现在，生机盎然。油松林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，盖在风口山上。无论山体如何的黄，树木如何褐，枯草如何的惨白，但这一片油松林像绿色的宣言，绿色的呐喊，绿色的火焰，让整座山都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。

上了风口山，映入眼帘的山，已不是山了，而是塬。横七竖八的塬，像贝壳的纹路一样，层层叠叠，妙趣横生。那小小的梯田，像裸露的贝肉。在蠕动，是的，在缓缓地蠕动。想起乡民，我的笑有点凝滞和苦涩了，耕种不易啊，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，既不平整，且又不大。慷慨的大自然，有时候，又那么吝啬。

风口山，风口村，站在风口之中，感觉风把我也吹拂成了风口人了。

◆作者简介

安武林，1966年出生，夏县籍人，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总监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。安武林的作品丰富多样，涵盖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多个领域。代表作有小说《泥巴男生》《夏日的海滩》《友情是一棵月亮树》《来自天堂的消息》等，散文集《黑豆里的母亲》《母亲的故事是一盏灯》《十四岁的天空也下雨》等，童书集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》《核桃鼠和他的伙伴们》《一座颠倒的医院》等，诗集《月光下的蛴螬》等。他的作品荣获张天翼童话金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，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。

生态新歌

梦里的荷塘水乡

■魏晓玲

我的梦里，一幅荷塘盛开、碧波荡漾、少年垂钓、芦苇摇曳的水乡图画，深入骨髓。

我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人，就像我的长者，爱憎分明，不喜谄媚。这源于我童年清澈荡漾的荷塘吧。

许是上天让我的母亲饱受严寒酷暑，在苦难的岁月里孕育出荷花盛开的生命吧。因而我向往生出淤泥不染、濯清涟而不妖的个性，也期盼有生如夏花般灿烂的人生。

童年的荷塘，在梦里如无数藤条缠绕我的神经去寻觅追随它的脚步。

通往荷塘，一条幽静蹒跚的小路，泥泞过，平坦过。记忆里，碧波荡漾的荷塘里，微风拂过，荷叶上时而滚动着的珍珠，又随风抖落。随着时间流转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含苞待放，饱满的绿

色莲蓬伸出水面，懵懂少年或撑着荷叶伞，或戴着荷叶帽，或用荷叶兜着小鱼虾；岸边姐姐在洗衣，棒槌声响，树枝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布衣；妹妹手拿木棍，用罐头瓶垂钓，屏住呼吸，瓶里翻滚着馍花，塑料小桶里鱼儿欢腾；还有蜻蜓翻飞，驻足水面再一滑而过；更有蛙声呱呱四起，张着舌头吐着白色的泡泡；也或看见一片片的蛙卵以及鸡的欢蹦抢食声。

听小溪流水的哗哗声，杨柳飘摇舞姿摇曳，周边碧绿的菜畦……调皮的娃娃把脚伸进小溪来回摆动冲洗着脚下的泥巴，也或口渴顽皮地摘农家的西红柿。成片的地里熟睡了青色带纹的瓜蛋蛋，一看就能垂涎欲滴的青苹果乐园，知了鸣叫，娃娃趁着果农熟睡偶尔忘形着去摘瓜偷果。小手咚咚敲击的

鸛雀楼

小路

（中国画）
秦丽萍 作

花香一瓣

最美的春季

■李水仙

最美的春季当属仲春，到原野里瞧瞧去，一块一片、一条一缕的麦田，一天一个模样儿变。早春蔫不拉叽的黄褪了又褪，腰身渐渐直，渐渐挺，已呈威势的麦苗，茎茎叶叶末端戴着的顶顶黄荏苒的帽子，一夜之间若不见了踪影，没啥奇怪，你问它们去哪儿了？攒足了绿的叶尖尖笑笑：它们去风里了。

去风里的去了，来风里的来了。纤细细发的春雨无声地滋润大地，深陷爱的倾诉，于是在看似巴巴巴的路边，干巴巴的河堰河湾，干巴巴的沟洼坡岭，干巴巴的一切枯竭的荒凉里，生出出春的诗意，冒出少年髭须般稚气轻弱的草，它们零零碎碎、断断续磨到植树节，绿意匀染，绿意生辉。

草有草天生的顽强，树有树从来的梦想，那些苗圃里的树苗，和乡民田里育的也春心动荡，是桐树，是杨树，枣树，杏树，桃树，苹果树，梨树，无花果树，核桃树，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树。卖树苗的乡民小心挖掘，油纸包住带母土的树根，三轮车拉到进城的路边，看看路两旁荡着青或紫红穗花的毛白杨，皮，

青白的，杆，粗壮的，就是它了，把树苗倚在毛白杨上卖。也有不下，放开三扇车门，一端搭在三轮车的高处，一端置于低处卖的。也有车转来，平放在冬青和毛白杨的岔儿卖。他们是扎堆卖，占地卖，不叫卖，买树苗的人知道他们在那儿，就像知道城里有几个超市、有一南一北两个菜市场一样清楚。

春天的迎春花也来，来得忒早，还有山间盆地里哗哗啦啦盛放的杏花，它们不择地域，那么朴素，平民化地亲近所有的人。而北吴村中条山山沟里的那一沟杏花，听说蔚然成林，颇为浩繁，想来也是分外的白吧！那里有一年一度举办的杏花节，成功办有几届了，也快到丁庆祝的好日子。想想吧！想想踏春赏花的红男绿女，大人小孩们穿梭在一沟杏花怒放的花海里，衣沾杏花香，裙裾兜花片，恋人赠花枝，多美！还有，还有那些靠杏果致富的杏民们，摩拳擦掌，已在准备杏园人工授粉的大事情。

除了杏花，再说那些早开的樱花，城里的公园里有零散的，我们村庄新修的公园里有几树，干农活的乡民路过瞧

印象岚山根

■许 栋

戏台上的蒲扇与街角的快闪
在暮色中相遇
老茶客 举起手机

凡人情思

父亲的贡献

■侯经世

一堆一二尺高的干枯的荒草中露出一个坟头，上面零星地挂着几尾衰草。这就是我那享年73岁，于今已去世40年的老父亲的生命归宿、栖身之所。

铲去荒草，培土修坟，不禁清然泪下。

父亲是一介平民，生不惊人，死不显贵，啼哭着来到人间，默默地走完酸

甜苦辣的一生，悄悄地辞别人世。

要问他老人家一生的贡献，首推生儿育女，完成了在他这一辈延续香火的接力。

父亲一边当教书先生，一边帮家里

干农活。但因子女多、劳力少，一年到头欠欠农业社钱。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到家，家里空无一人，邻居说家里断粮了，父母亲拿着口袋分头到坡下借粮

试探声，小拳头咚咚的敲击声，瓜瓢浅红的颜色，急奔的逃跑声，有告状的学友，老师啪啪啪的竹板声，声声入耳，记忆一生。

看见黑色的铁管，把荷塘的水抽向千家农户的田间，茂密的芦苇塘，风儿习习摇曳着舞姿，伴着母亲、姐妹，也会折些窄窄的芦苇叶包粽子。

周边的村庄，有公办的西沟学校，晨起的煤油灯，柴火升腾的砖炉，晕黑了小伙伴的脸颊。琅琅的读书声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，描摹的中国方块字，老师的红色圈点，深深地刻在了孩子们的心里。

荷塘的命运，由盛变衰，干枯得像毫耄老人。“一县一品”工程，让荷塘恢复了生机，碧波荡漾，莲蓬摇曳，柳树飘飘，夜晚的蛙声此起彼伏，举行着一场又一场的赛事。

凉爽的夏夜荷塘，有着现代闪烁的霓虹，浓密的人都来赶着集似的乘凉。一坡坡漫山遍野的绿植、盛开的鲜花，还有核桃、樱桃、银杏、野果、樱花、苜蓿。长青的雪松，几辈人的野桃花，依旧矗立，盛开不败。

荷塘依旧，心似少年，梦里总也挥不去的荷塘水乡。

涑水河畔的絮语

■赵卓菁

青铜编钟在河床轻颤
候鸟翅尖丈量起归途
涑水河畔的黄昏
行人的影子在桥边轻盈共舞

落日将金箔斗篷铺展水面
暮色从指缝流淌出蜂蜜的质感
童谣碎作星子
搅动
年轮状的涟漪

纸鸢游弋于靛青砚台
而风正在临摹云的字迹
季节的观察者
此刻
听见
根系裂开大地的声音

瞧，眼睛里出乎意料地渗透春天的色彩，花儿赏心悦目，似乎让人年轻一把！至于围绕4A级景区堆云洞，打造衍生的樱花谷里的两千多株樱花和一年一度“以花为媒，以节会友”的樱花节，要热闹到四月下旬呢！

草，树，花，雨，大田薄膜上敞怀生长的脆白菜、茄子苗、西红柿苗、辣椒苗，下在田里的各样种子，它们委身春天的田野，它们经受春雨的洗礼，它们携风舞蹈，它们和着袅娜的垂柳歌唱，舞着唱着，燕来了，到桃花绽放时，杏花多已败去。花随风而去，不是死亡，它们用坐暖的窠迎接果，抑或迎接满树的翠绿。

春渐渐深入，春的鸟声如支动听的大合唱，它们从庭院瓦厦边唱边飞向田野，唱得满野黄黄的油菜花妖娆鲜艳，唱得蓝天白云黄亮亮的香氛，醒来的蝴蝶蜜蜂，天地间倾诉唯美甜蜜的童话。

深入春的乡民们，到仲春口齿并不寂寞，铁锄挥洒在麦垄麦稞间，锄倒的草，有些是草里的花地菜、猫耳朵、扫帚草，他们一一捡起，打打根上的土收进筐中，锄尖一低，荷肩出地，打开三轮电动车，加快速门“嗤溜嗤溜”回了家，迫不及待淘洗，切面刀下的野菜菜切成一段一段，食品碱抓抓，添好面，捏一团，再捏一团，摆在干净的笼布上上锅蒸二十分钟，好了，就着米醋，或者柿子醋挑（拌）的油辣椒和春葱的碎丁子，美美地吃吧！

直播着岁月的更迭
灯笼光晕里 AR 投影出全新图像

年轻人举起自拍杆
将传统与现代定格成永恒的微笑
石板路上 欢乐的足音
与游客的嘈杂声 交织成
新时代的交响

去了，案板上堆放着隔壁邻居急救的几块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窝头。但再苦再累再难，父母还是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养大。

一介平民，如此坚韧，从国家民族讲，从家庭讲，谁又能说这不是贡献呢？

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及其子女分别有任世界一流企业美国通用（中国）公司总监的，有任国企副总、政府副县长、法院副院长的，有在政府职能部门当干部的。父亲，你应该有有这样一脉血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！

父亲一生吃苦受累，没有享过一天福。他歿于大集体之后，改革开放之前。如今我们都长大成人，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子孙，却无法报答他的深恩……